

新时期军事文学精选

★ 评论卷

1979 — 1994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新时期军事文学精选

评论卷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新登字(京)118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时期军事文学精选:评论卷. - 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6.1

(新时期军事文学精选)

ISBN 7-5033-0711-0

I.新… II.Ⅲ.①军事文学-作品集-中国-现代 ②
文学评论-作品集-中国-现代 IV.I217.2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白石桥路42号 100081)

北京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1996年1月第1版 1996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1.125

字数:266千字 印数:1—7,000

定价:15.60元(膜)

《新时期军事文学精选》

编委会

主任：刘晓江

副主任：田爱习

编委：袁厚春 陆文虎
明振江 朱亚南

3B253/01

目 录

序	刘晓江 (1)
军人的美和美的军事文学	思 忖 (4)
建国后军事文学发展的两次浪潮	韩瑞亭 (24)
军事文学创作漫谈	张澄寰 (41)
驶向那辽阔的海天	黄 柯 (52)
“中子星”	石 言 (67)
军事题材文艺的崇高美	范咏戈 (90)
论中国当代战争文学的传统意味	陆文虎 (97)
漫论新时期中国军事文学的文化背景	汪守德 (108)
选择中的“农家军歌”及其面临的挑战	吴 然 (135)
战争小说的审美与寓意构造	周政保 (147)
走向开放的革命战争历史文学	张西南 (173)
历史风尘的文学多棱镜	黄国柱 (184)
军旅文学雅俗谈	陈先义 (202)
乡土中国与农民军人	朱向前 (215)

战神,歌唱在八十年代	张志忠(236)
论新时期的军事题材报告文学创作	丁临一(257)
神剑文学的缪斯	陈晓东(273)
新时期军事文学的“英雄情结”	喻季欣(289)
呼唤英雄	蔡桂林(305)
醉与笑	王彬彬(317)
军旅文学新生代追求:从生活层面或理想 层面走近士兵	薛胜利(331)
后 记	(348)

序

● 刘晓江

从《新时期军事文学精选》丛书计划筹备之初，我们就考虑到，这套丛书既要选编各个文学门类的作品，也要为文艺理论批评单独立卷。之所以这样考虑，是因为新时期以来，在军事文学发展的历程中，军事文学理论批评是具有引人注目的实绩的，我们军队中热心文学理论批评工作的同志不再是“散兵游勇”的状态，已经初步形成了队伍。回顾新时期军事文学发展的每一阶段，可以说，伴随着一部部优秀作品的出现，一批活跃在当代文坛的军队文学批评家们，不仅热心地做了鼓吹呐喊、推动促进的即时性工作，尤其还从宏观的角度，从理论的探寻方面做了大量的基本建设性的工作。比如，关于爱国主义的问题、关于革命英雄主义的问题、关于人道主义与人性的问题、关于新时期军事文学与十七年军事文学的比较、关于新时期军事文学与地方题材

文学创作的比较,关于新时期军事文学与世界军事文学的比较,等等,通过这样的研讨,可以说,对于指导阅读欣赏,促进创作发展,开拓形象思维,都是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的。实践已经证明,军事文学的创作与批评,只有比翼齐飞,才能共同繁荣发展。

选入这一卷的理论批评文章,大致说来,具有这样两个特点:一是紧密与新时期以来军事文学创作的实践联系,有的放矢,不尚空谈;二是不拘泥于对具体作家作品的创作得失进行评论,而是针对创作实践思考创作问题、创作倾向,通过总结创作现状预示创作发展前景。因此,读了这些理论批评文章,对于新时期以来的军事文学发展脉络可以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对总结新时期军事文学创作的阶段性成就及探索军事文学的未来发展走向也不无裨益。同时,作为新时期以来军队理论批评队伍阵容的第一次集中展示,我想读者们也是会有兴趣的。

军委江泽民主席明确指示我们,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军委、总政领导也一再要求我们,要强化精品意识,繁荣军事文学。面对军委、总政领导的殷切期望,面对全军官兵和全国广大读者的阅读审美需求,军队的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批评工作者应该感到肩上沉甸甸的责任和自己光荣的使命。我们的军事文学创作要出精品,其中重要的一环,就是必须重视文学理论批评工作和军队的理论批评队伍的建设。军队的文学理论批评家们多年来各有建树,也各有特长,但作为一支队伍来要求,要做到思想强、修养深,清醒而有作为,每一个人仍然都面临着艰巨的学习积累和不断提高自己的任务。尤其在市场经济大潮迎面扑来,给文坛带来许多新问题的时候,我们更要反对那种为稿酬而写作的“广告式评论”、敷衍人情的“友情评论”,以及简单化的褒贬。总而言之,《新时期军事文学精选·评论卷》的问世,既是总结过去,又是鞭策未来。希望军队文学理论工作者们不断

提高自己的思想与艺术修养,关注创作实践,为文精益求精,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研究新时期出现的文学新现象,回答新时期文坛提出的新问题,为繁荣军事文学继续做出应有的贡献。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军人的美和美的军事文学

思 忖

美是文学艺术的基本特性，是文学赖以征服读者心灵的神箭。不美的文学作品是不能称做真正的文学作品的。“艺术以美为目标，我们的任务就在发现而且表现这种美。”

这种对文学艺术基本特性的认识，从前在我们的军事文学评论工作中通常是当作资产阶级唯美主义的理论而不予理会。撇开林彪、“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的思想禁锢不说，长期的左倾思想的影响，造成军事题材创作和评论中忽视美和审美感受的倾向是严重的。从政治标准第一，一直发展到政治标准唯一；从重政治轻艺术，一直发展到政治可以冲击和代替一切。部队文艺只要求密切结合部队任务，为提高战斗力服务，只考虑它的功利目的，只考虑思想内容的“善”，而不考虑它的“真”和“美”，不考虑它对读者观众的艺术感召力。评价一部作品中的军人形

象,不是从实际生活中性格殊异的指战员的生活实际出发,而是从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中关于人民解放军宗旨性质的一般论述出发,稍有不合,即认为是歪曲、丑化人民军队。愈是有独特个性的活生生的军人形象,愈容易受到教条主义的理论批评的指责。军人形象在军事文学中越来越趋向标准化、规格化、通用化,在众多以训练生活为题材的作品中,主人公无一例外地是一个姓名不同的“练兵迷”;在大量抒写好人好事的故事里,也大半只是雷锋故事的不同版本。丰富多采的军人性格和军营生活被机械刻板、平均划一的模式所代替,美的规律受到公然的漠视、干涉和侵害,其客观的社会效果是军事题材文学由备受欢迎到横遭冷遇。直到《西线轶事》问世前,我们还常在读者中听到这样的议论:解放军的文艺作品内容非常正确,可以同《红旗》杂志媲美;遗憾的是,艺术上不动人不耐看。平心而论,动人耐看的军事文学作品还是有的,但真切的美学批评却不常有,无怪它们常被埋没在一大堆缺少艺术魅力的平庸作品里头了。

把文学的美学特征和审美评价视为军事文学伊甸园的禁果,是同马克思主义的美学观点格格不入的。马克思指出:“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学批评是从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的“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标准”来衡量文学作品的。普列汉诺夫认为:“批评家应该既评判内容,也评判形式;他应该既是美学家,又是思想家。……只有那种兼备极为发达的思想能力跟同样极为发达的美学感觉的人,才有可能做艺术作品的好批评家。”针对军事文学创作和批评中忽视美学特征和审美评价的倾向,我们的“元帅诗人”——陈毅同志多次强调:“文学是美学,艺术首先给人以美的享受,在美的享受中接受教育。”

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文艺思想上的拨乱反正,给军事文学创作带来了许多明显的进步和重大的突破,其中很

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美在军事题材文学创作中的地位和作用重新得到确认和尊重。致力于军事题材创作的作家们,正用新的美的眼光、美的笔墨,去发现和表现新一代军人的美的形象、美的心灵、美的生活和美的道德情操。他们已经做出相当的成绩,同时也有一些新的困扰有待进一步探讨。军事文学评论要对创作产生助力,就不该对这一崭新的文学现象熟视无睹。

二

什么是新一代军人的美?怎样去发现和表现那“枯燥乏味”的军营日常生活和“硝烟弥漫”的战场生活的美?一直是缺少丰富的部队生活阅历和美的感受能力的作者深感困惑和苦恼的一大难题。“当兵的有三怪:裤腿肥得像麻袋,被子不分里和外,洗了帽子吹圆了晒。”这段略带嘲讽意味的顺口溜,就着实道出军人与非军人的审美趣味的某种差异。事实是,由于现实生活中美的内容和美的表现形态是那样流光溢彩,多姿多态,令人眼花缭乱,目眩神迷,以至常常发生这样的迷乱:“这个人抓住的是(美的)这一方面,那个人抓住的是(美的)那一方面。”因此,对于从事军事文学创作的人来说,重要的是,要“力求通过合乎兵的美的规范的形象,来反映兵的真实生活,来反映战争的真实生活。”而那些对军人的美的规范缺少了解,或用一种与之相悖的尺度去审视部队生活的表面现象的人,就难免对军人生活的美感到难以意会。例如,按照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派关于形体美的观念:“一切立体图形中最美的是球形,一切平面图形中最美的是圆形。”而我们军营的一切陈列与摆设,却几乎全是“直线加方块”,分明是另外一种旨趣;又譬如,“色彩的感觉是一般美感中最通俗的一种”,“伦勃朗的强烈色彩”是美学家们所赞赏的,而我们的军服不过是清一色的国防绿加上三点红;美还产生于

变化,因为“人的各种感官也都喜欢变化,同样地,也都讨厌千篇一律。”而我们军营的内务队列行为举止作息训练,都是规范化、制度化的;“自然美的顶峰是动物的生命。”意大利绘画艺术高峰期对于人体美的主要观念,是“活生生的,健全的,刚强的,活跃的,能做各种运动的,像动物一般的人体。”而在战争生活中的军人却不可避免地要面对流血、恐怖、死亡。最后,艺术美要以社会生活为主要的描写对象,作家应是社会的书记,作品应是历史的摘要,而我们的军人又似乎是闭锁在远离沸扬纷扰的社会生活的军营操场内。所有这些,除了证明需要对军人的美和军营战场生活的美做比较深入的探索和研究之外,丝毫不能证明我们社会生活中这一重要领域是缺少美的。

“直线加方块”缺少美吗?刘富道的短篇小说《直线加方块的韵律》恰是以这“直得单调,直得呆板”的军营一景一物和各种陈设做背景,绘出主人公——一个憧憬着带领“四位数人马”去报效祖国的年轻团长对于军人生活的美的独特感受。“活生生的人排列成直线加方块,被子大衣排列起来也是有棱有角的直线加方块”,他就是喜爱这种一切都有条不紊,井然有序的军人生活,喜爱“逛马路也像出操,换身便服也脱不了一身兵气”的军人风度。结婚之前,他爱人李雅妮问他“你喜爱什么”时,他直言不讳:“我喜爱直线加方块,最喜欢打仗。”结婚之后,为着李雅妮的不愿随军,为着他的军人的事业和理想,他从“一个温暖的金窝”所失却的欢乐,却从军营生活的美中得到补偿:“他感觉到了,直线加方块就是音乐感,就是韵律。”他给全团军人讲过一课《军人的美学》,讲的就是“直线加方块”的美。

军服的颜色式样缺少美吗?张波的短篇小说《共鸣》就是从爱美的电话站女兵同被他们戏称为“坦桑尼亚”和“赵大大”的站长高岩之间在服饰观念上的不和谐音来展开矛盾冲突的。女兵们总想“突破”严格的部队纪律约束,“千方百计地来美化自己”:

战士不准烫发，她们用发卷、电热梳卷卷刘海、辫梢；不准戴首饰，她们在胸前别个花篮、小提琴、孔雀之类的纪念章，有个被女兵们公认为“集中了中国姑娘的一切优点”的刘婷婷，竟把裤管改窄到迈不起正步，出操时竟忘了把卷在刘海上的“玩意”提前摘下而当众出丑。在军事生活的养成和高岩站长的影响下，她们终于从心眼里对“坦桑尼亚”和“赵大大”的美学观念产生了共鸣音，服膺于这样的审美观念：“我们这身军衣本身有一种庄严、神圣、威武的美，它意味着光荣，意味着人民的信任，意味着光明和美好。”

世界上还有什么动作比军人的队列动作更机械化、更单调而缺少变化（也绝不允许随意变化）的呢？朱苏进的中篇小说《射天狼》却把蕴含在其中而未被一般人所认识的那种美，描述到如此精确、如此令人惊赞的地步。他不只是在赞美军人的队列美，而且更着眼在透过这队列美所显示出来的指挥员的性格。作者对队列美的观察，可以说是宏观与微观之胜境于寸幅之间，这里既有全团集合的俯瞰式的全景镜头，又有袁翰连队的高质量队列的从中近景推及胸兜腰部的特写，还有从表面看“也笔直站立，也昂首不动，但实际上差得远呢”的别的连队队列的映衬对比。作者在追述袁翰为何能带出如此一连好兵时写道：“没有对操场、对机械般动作的痴爱，没有指挥员的威力，就得不到一行真正的队列。”我想可以借其意而补充说：没有对当代军人和军人日常生活的痴爱和洞幽烛微的独到的观察力和感受力，也万万描摹不出如此生动美妙的连队日常生活的美。

硝烟弥漫、血火飞溅的战场上难道只是恐怖、流血、死亡吗？不——这里同样有美的生活和充满诗意的人生！雷铎在中篇小说《男儿女儿踏着硝烟》的第四章的题记里写道：“战火中，爱和恨被加倍强化，因而常常有猛烈的爆发，却也有意料不到的突变。”如果说，杨羚大战前夕在出征人流里与丈夫侯筱聪的吻

别,以及战争间隙在黑沉沉的暗夜与鲍啸的墓穴对话,都多少带着梦幻般的浪漫蒂克的情调;那么,在全线反击的炮火持续十分钟之后,杨羚忽然打开收音机想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战争消息反而只听到《马儿啊,你慢些走》的抒情歌曲;侯筱聪这个“书生连长”站在刚刚攻克不久的阵地上,望着远处夜空的炮火想吟诗;鲍啸在战场上消释了对他的同学、红卫兵时期的仇敌的全部芥蒂,在听到侯筱聪牺牲的消息后带着为战友复仇的一腔愤火重返战场,这些普通的男儿女儿们在战场上极平凡而普通的人类感情,不是更质朴、更自然、更真切地表达出“I love the life!”(“我热爱人生!”)的战场生活意趣和魅力吗?

至于把军营、战场摒绝于社会圈外的认识,如今也已成了多么陈腐的偏见。《东方》、《西线轶事》、《战士通过雷区》、《天山深处的大兵》,早已打破了军事题材文学单纯写军营和战场生活的铁壁,《射天狼》、《高山下的花环》更证明军营战场生活的内部也同样跃动着社会生活的脉搏与时代精神的气息。认为“拉出军营战场”才能写出军事文学的社会意义的主张,与认为只写训练打仗才能显出军事文学的个性特色,看来各执一端,但在无视军营战场生活自身也具有社会美这一点上,其误正等。

总之,军人自有军人的美。无论在军营或在战场上,都是不缺少人世间所具有的自然美、社会美和精神美的。而对于军人的美,只有热爱军人的人,才领悟得深,表现得好。

三

我们说,军营里那些“直线加方块”的事物,整齐划一的服饰,机械的队列,战场上的拼搏、流血、牺牲等等,都有各自的审美价值。但决不等于说,军事文学的主要描写对象就是这些。

军事文学的描写对象的范围可以非常广泛,甚至包罗万象,

但它的中心、它的主体是人，是活生生的有性格魅力的人，包括军人以及同军人的生活命运休戚相关的各式各样的非军人。军事文学的审美价值，主要的不表现在它所描写的战争规模如何巨大，战争过程如何详尽，不表现在它所描写的训练课目训练过程的如何具体形象，主要表现在它所塑造的人物形象，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人们的审美要求。

我觉得，努力探索当代军人性格中那些不同于过去年代的军人的新的美学特征，是近几年军事题材创作中一项最令人瞩目的文学成就。

我们想不起有哪一个时期曾像今天的中短篇小说那样，出现那么多性格迥异、丰姿绰约的军人形象。从前在“左”的错误思想的指导下，以保守国防机密为堂堂正正的理由，连献身于国防尖端科学的专家们的性格都划入文学禁区，如今我们从朱春雨的《沙海的绿荫》里，在那漫长崎岖的科研与人生交叉盘桓的道路上，见到女科学工作者沈巧那样晶莹透亮的灵魂，那样煊煊不熄的生命之火，那样执著无私的爱情。从前军人只在军营里出操，在国境线上巡逻，如今我们从罗来勇的《世界在他们眼前展开》里，却见到一些军人工程师在担当着国家进口设备检验代表的重任，这不只是那些型号不同的异国产品在接受最严格的审视，人的尊严和祖国的尊严也在接受严峻的检验。逼近到五光十色的西方世界的商业活动里面去观察它的五脏六腑的结果，出现了能通过“合同”、“信用”、“效率”、“友谊”去了解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清醒地维护祖国利益、品格上自珍自重的新型军人的形象。从前我们看到一些师以上的主官干部乘上别人驾驶的小车下到连队搞“传、帮、带”，无非是同战士一起摸爬滚打、苦练刺杀、射击、投弹、爆破、土工作业等几大“技术”，如今再从乔良的《雷，在峡谷中回响》去看那自己驾着摩托穿梭在他的飞行部队和飞机场站之间的飞行师长雷特，那完全是另外一种装束

一种作派！他自己是北航飞机制造系毕业后又改行学飞行的，能讲一口标准牛津英语的知识分子，也要求他手下的飞行员一个个都是军人大学生；他宁愿负着背离光荣传统的罪名，但一定要把建立地勤休息室，把提高飞行本领置于注意飞行安全之上；面对短时间无法改变武器落后的现实，他敢于先从改变训练方法和作战方法入手，让它们适合今天这个导弹、卫星、电子武器，甚至航天兵器都已加入装备行列的新时代。他的“传、帮、带”是钻山飞行那种超低空接敌的胆识加速度的绝技，是从死神的阴影下用并翅飞行的办法为另一架危险万分的飞机导航到安全着陆！从前我们见过某些技术单位的领导，自己没有文化技术，却可以用所谓“无产阶级政治”去统帅一切，实行“外行领导内行”、“丘八管秀才”、“掺沙子”等家长式的统治，如今我们发现即使是像刘宏伟的《白云的笑容，和从前一样》里那个品格非常高尚、始终保持优良革命传统的气象室主任齐振铎，即使他不是年老体衰，患了胃癌，他也难以胜任他的气象室主任的工作。尽管他对女预报员们像慈父般的和蔼可亲，他在遇到蛇蝎、暗夜、暴雨、狂风中充当她们最忠勇的保护人，尽管他在帮助这些女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尽到了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的长者所能尽到的责任，但要学会看气象图，要他啃下年轻人上了四年大学才啃下来的十几种高校教科书，的确是太晚太晚了。这个老军人在军队现代化建设中终于找到自己的现实位置的可悲现实，是这个多义主题的作品里最令人感动得涕泗俱下的部分。

从一部部抒写新一代军人的新的性格素质的作品扫描过去，谁也无法否认我们的人民武装，早已跨过“小米加步枪”和“步兵加了一点坦克、飞机、大炮”的初级阶段，进入到“常规武器加特种武器”的建设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的精锐之旅的新时期。从前只要能同战士打成一片，会搞“忆苦思甜”，就是呱呱叫的指导员，如今思想政治工作也讲究科学化，利用电化教学，当作一